

裁军谈判会议

CD/PV.535
15 February 1990
CHINESE

第五三五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90年2月15日星期四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亨德里克·瓦根马克斯先生(荷兰)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535次全体会议开始。

根据工作计划，会议继续听取全会的发言以及处理若干组织安排问题。然而，按照议事规则第30条，任何成员如果愿意均可提出与本会议工作有关的任何议题。

我愿通知本会议关于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职权范围的协商仍在继续进行。有人向我表示希望在登记的发言结束之后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以审度一下形势。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们就这样进行了。

今天我收到的发言者名单上有秘鲁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代表。现在我请秘鲁代表德里维罗大使发言。

德里维罗先生(秘鲁)：主席先生，我愿对你代表荷兰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之职表示我们国家的最热烈的祝贺。我衷心祝愿你在履行这一重要和微妙的职责时取得成功，并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将给予一如既往的合作，以便能够使 you 实现这一目标。我们确信你的公认的职业技巧是我们朝着目标取得进展的良好预兆。

我还愿对摩洛哥大使加利·本·希马十分干练地主持了本会议在9月份和闭会期间最后一部分棘手的工作表示感谢。请允许我还向明石康副秘书长、本会议副秘书长科马蒂纳大使、贝拉萨特吉大使以及秘书处的全体成员给予我们的一贯支持表示感谢。

借裁军谈判会议开始之际，我愿和其他人一道向《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的缔造者和具有使命感的外交家的典范，阿方索·加西亚·罗夫来斯大使表示敬意，在献身于裁军事业25年之后他即将离开我们。我愿请墨西哥代表团向加西亚·罗夫来斯大使转达说我们不会忘记他，将有人继续他所作的努力，因为他留下的是朋友、崇拜者和一条继续缔造和平的道路。

我愿极其热烈的欢迎今年加入我们裁军大家庭的新同事并向他们保证将予以合作。他们是：阿根廷的加西亚·莫里坦大使、加拿大的香农大使、中国的侯志通大使、古巴的佩雷斯·诺沃亚大使、美国的莱多格大使、意大利的内格罗托·坎比亚索大使、日本的堂协大使、肯尼亚的奥加达大使、墨西哥的马林·傅什大使、斯里

兰卡的拉萨普特拉姆大使和委内瑞拉的阿特亚加大使。最后一件重要的事情是，我愿向主席你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我个人的支持。在我临结束开场白的时候不能不对墨西哥总统卡洛斯·萨利纳斯·德戈塔里和委内瑞拉总统卡洛斯·萨尔·梅内姆对我们发来的重要电文以及荷兰外交部长汉斯·范登·布鲁克先生和奥地利外交部长阿洛伊斯·莫克先生的与会表示感激。所有这一切都加强了会议的工作。

有一句老谚语，象所有古老的谚语一样，这可能是中国的，生逢动荡年代，既是不幸，又是万幸。我确实认为我们正幸运地开始经历冷战的结束、在国际关系中开始大规模清除意识形态、公民政治自由和民主骤然间席卷全世界、它表现为战胜种族隔离的开始和一种新的国际共同安全战略思想的开端。1989年是难忘的一年。未来的学者们在研究它的时候可能称之为89年革命这一现象。在对话、合作和在战略武器及限制核武器试验领域中可能就新的裁军措施达成协议和最近美苏之间关于削减欧洲驻军和贮存的化学武器的协议以及北约和华约就常规武器举行的谈判都标志冷战的结束。

这些重大事件出现在我们的电视屏幕和报刊杂志的新闻中，它们使我们感到乐观，又使我们困惑不解--为什么不能这样说呢？我们常常落后于事件的发展。不仅是国际关系问题专家或职业政治家，甚至连我们这些外交家对于本世纪末这一史无前例的历史加速发展都拿不出现成的答案。或许它是近45年来未爆发大战和科学技术空前发展的产物。

由于裁军谈判会议是在我所描述的历史的加速发展这一环境中开始工作的，我认为应在着手我们的例行工作之前作些反思。我们应当思考以下的问题：裁军谈判会议是否为应付这一历史的加速发展进程作好了准备？本会议在这一变革中能否发挥作用？或者恰恰相反，我们仍沉浸在一种困惑的态度中，而且因囿于陈规陋习，而与这些事件相脱离？如果我们投身其中，我所描述的这一动荡年代就会一如我引用的谚语一样，为我们造福。但如果我们袖手旁观，这些事件就会把我们抛弃在一边，成为会议的祸水。

基于上述各点，我希望提出一些由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巨变我们应当发表的并非作为建议而只是抛砖引玉的具体想法。

第一点涉及裁军谈判会议的议程。这一议程是冷战遗留的产物。一些项目过于抽象——有时近乎于玄奥。将它们列入议程可能是与东西方的对抗无法打破谈判中的僵局并在具体的情况下取得进展有关。或许沿着这一思路我们的第一个想法应当是，是否有必要使我们的议程项目更具体和有针对性地与国际谈判的动向和会场外正在发生的事件一致进来。或许有必要以一种非正式的方式交换意见，商谈是否由裁军谈判会议举行不作记录的非正式会议，为修改议程而集思广益。例如，通过这一直接和坦率的非正式对话，检查一下是否真有余地使某些项目重新恢复活力或引进具体和重要的新项目，这岂不是很有意义吗？

例如，目前关于“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这一项，这在某种程度上已是老生常谈，能否使它具有活力并赋予它一种更为可行的方法，以在这一项目下建立某种长期性的联系和交流，其中以不作记录的非正式全会形式由美苏参加战略武器谈判的代表定期向我们介绍他们在谈判中所取得的进展？随后，或许在处理这一项目的正式会议上由贝克国务卿和谢瓦尔德纳泽外长向我们介绍直接有关的情况？我认为这将会极大地促进我们的工作。

我认为，为了使本会议与国际趋势的主流保持一致，可以加强我们议程上的另外一个项目，即就授权设立一个停止核试验的特委会一劳永逸地达成协议。能否就这个重大问题设立一个特委会是本会议是否与正在形成的国际政治趋势保持一致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这方面，我们支持日本堂协大使为最终达成一致意见授权设立这样一个特委会而正在从事的所有努力。当前美苏正在进行关于限制试验数量和当量的双边谈判。关于这一问题的议定书可能6月份由布什总统和戈尔巴乔夫主席在华盛顿的最高级首脑会晤上签署。此外，与限制和停止核试验方面的进展有着极为密切联系的《不扩散条约》第四次审议会议将于明年8月召开。我们可以看到，有一系列双边

和多边谈判通过限制和停止核试验与本会议联系在一起。我们又怎能不设立这个特委会呢？不这样做就是本会议工作脱离国际生活现实的再清楚不过的证明。这是一个与化学武器问题同等优先的问题。重新恢复这一问题的谈判就是保证会议工作的政治上的对称；我说政治上对称是因为会议目前把绝大部分的工作都放在化学武器裁军上，以至于有人说本会议实际上已成为化学武器公约的筹备委员会。这毫不意味着我们应当放松关于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的工作。恰恰相反，这一想法目的在于使我们的工作方法和工作安排上有一种对称感。在我们恢复其他优先问题的谈判的同时，应当做出努力以便最多用一年的时间完成关于全面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案文。

但是，信口说出我的想法：如果我们未能设法做到这一点，如果我们的工作过分偏重于化学武器问题之后又未能产生这一公约的案文，那么本会议就会面临双重的困境：既未能最后制定出一份化学武器公约，又未能恢复裁军的其它重要方面的谈判并取得进展。如果没有任何结果，我们如何面对国际社会并说明为什么连续两年集中谈判化学武器问题呢？我们要在化学武器谈判方面取得进展，但我们也要处理其他战线上的问题。在此，我愿对法国的莫雷尔大使主持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工作的方式表示感谢和祝贺。莫雷尔大使用一个战略性的比喻和一个巧妙的措词概括了目前关于化学武器谈判的现状。他的战略性的比喻是“战线已向前推进，”如果保持这一势头我们就能够在一年之内将公约定案。他的巧妙的措词告诉我们，我们“坚决地承诺”我认为他在两个方面都是正确的，假如我们能够充分加以利用，莫雷尔大使留给我们的形势是大有希望的。我确实认为，我亲爱的同事、我们愿给予全面合作的许尔特纽斯大使肩负着不仅要使战线向前推进而且要突破它，并使我们的努力导致最终结果的重要责任。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感到必须就公约的结构和基本的方面作深入的工作，而不在许多细节方面、精确性和技术方面纠缠不休而不能自拔。在我们所面临的各种内容方面，我们必须作出某种选择，以便尽快制定出公约。让我们不要浪费精力把公约搞成一种烦琐的巴洛克式的风格。让我们作出某种选择，以便分清主次，并在

一年之内制定出一项可以接受的公约。

我愿直抒胸臆的另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应当继续处理放射性武器的问题。我作为该特设委员会前主席的经验是，主要的问题在认识方面，换句话说是一个知识的问题。这些武器是一种生命原理，属于古希腊思想家用来界定没有确定实质或内容的东西的形而上学类。我们不知道它们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又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年复一年地讨论这些生命原理。我的或许不安分的想法使得我要问，如果我们着眼有助于使本会议面对当今历史时刻的真正安全需要的某些实际而具体方面并取得进展岂不是更好吗？例如在制定一项禁止攻击核设施公约的具体谈判上取得进展，或正如荷兰的范登·布鲁克外长建议的，从审查弹道导弹以及能够配备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技术的扩散入出。

我冒昧地提出这些想法，因为我认为生活在一个象我们目前所经历的大变革的时代，怀疑总是有必要的，因为怀疑是一切理性、创造性、及教条化和反例行化进程的基础。我并没有提出什么建议。我只是想在我们中间播下这样一种不安的种子。让我们一同考虑如何开创创造性的时刻，投身到我们所处的“动荡年代”之中，按照上述谚语，这个年代迄今能为裁军谈判会议造福。

主席：我感谢秘鲁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友好的讲话。现在我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冯·斯蒂尔布纳格尔大使发言。

冯·斯蒂尔布纳格尔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裁军谈判会议是在一次空前的变革关头重新恢复工作的。我同意德里维罗大使的意见，即裁军谈判会议面临着挑战，也面临着利用目前的条件以便取得实质性进展并为加强相互安全作出贡献的机会。

在过去几个月中欧洲生机勃勃的政治变革已彻底改变了这一古老大陆上的国家与新世界中的国家建立一种新的关系格局的前景。合作、信任和和平竞赛可有效地取代意识形态和军事上的对垒，人权和政治自由可以充分得到保障并为人人所享有，这使我们对一个正义，人道和民主世界的憧憬更接近了一步。

只要这些成就未能在稳定的背景下和具有真正全球性的基础上得到巩固，我们在欧洲无疑将面临一种既有希望却又渺茫的未来。

如今稳定的问题不再同两大集团联系在一起。我们正在进入一种需要以更多巧妙的政治手腕和技巧补充超级大国首脑外交的阶段。必须在军备控制外交和欧洲范围内重要的欧安会进程中继续做出努力。为了协助使这一进程具有全球性规模，裁军谈判会议必须不断利用一切机会，做出超出其项目工作以外的有效贡献。

因此，今天我的打算与其他各位同事有所不同。我不打算沿袭传统的方法审议我们议程上的各个项目，或对它们在今年会议上的前景作出评价。相反我将着眼于从概念上将我们议程上的各个项目结合在一起的一个项目、以便为军备控制和裁军制订一条相互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道路，并为它的未来提出一个合理的议程。我说的是安全概念、军事战略和军事理论问题。

一条普遍的真理是，改变国家和联盟概念被人们视为制定一个在低得多和合理的军备和军队水平上实现更安全、稳定和降低对抗程度的安全结构的蓝图的先决条件。已经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使我们今天能够正式处理军事理论的问题。这一拖延是与共同做出努力比较和评价协调军备控制和裁军以及防御计划需要方面存在的概念分歧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不相符合的。理论表达的是政治目标，因此它们最终决定裁减部队的程度和所希望的或可以接受的建立信任措施的水平。

军事战略和理论是建筑在由历史经验、国家风格和偏好以及战略环境推导出的假设基础上的。一般地说，它们是军人权势集团所持观点的推动力量。这些以国家或联盟为基础的军人权势集团不幸的是常常是在对邻国力量和军事选择作出过分反应中最后定形和形成其特点的。

由于这一事实，军事概念和理论经常成为推动扩充军备和军队，进而推动军备竞赛的催化剂。在以往40年东西方各种对抗的行动和反行动计划中这常常有所显示。因此，今天看到在这一集中武器最多、敌对的军事理论对抗由来已久的区域能打破这一恶性循环并正在做出严肃认真的尝试，尤为令人感到鼓舞。

考虑到正在变化的欧洲以及其他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特别是发展关于涉及防止战争的战略并使之适应变化中的概念、信念和背景条件的思想在目前这一关键的过渡阶段作这种尝试特别重要。因此，这种新的做法一方面通过充分协调军备控制和防务计划，另一方面协助军备控制并充分挖掘它的潜力作为变化的媒介，从而对这一过渡起着相当大的帮助作用。

四年前联邦外交部长根舍在斯德哥尔摩欧洲裁军会议的全会发言中呼吁就军事理论进行谈判。他的建议来源于他的信念，即华沙条约和北约以及参加欧安会的中立和不结盟国家的代表就军事理论和战略举行会谈能极大地有助于克服偏见并为使所有参加者对新的安全政策思想有一种透彻的认识提供了一次机会和挑战，进而为消除对毫无根据的威胁和敌人形象的认识并消除不信任和猜疑作出贡献。

在华沙条约国家关于其共同军事理论宣布两年半之后，也是西方盟国提出就安全概念和军事理论举行一次专题讨论会的建议大约10个月之后，这些思想在战后的历史上首次付诸实施。从1月16日至2月5日关于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的维也纳谈判的参加者们--其中有17名是本会议的成员--举行了一个首次由欧安会国家最显赫的军事代表参加的专题讨论会。

在这次专题讨论会之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波兰曾于1989年6月在慕尼黑附近举行了一次关于军事理论的试验性专题讨论会。这次试验性会议的实质性和程序性结果为维也纳专题讨论会的发言和讲演作出了有效的贡献。

在维也纳专题讨论会上尽管存在着一些分歧，但所形成的趋于一致的认识和意见程度之高令人惊讶。各代表团为确保公开性和对话均作了努力。它们的发言体现了对目标的严肃性和它们对一个安全、稳定的欧洲所负有的特殊责任的认识。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各方都令人高兴地愿意正视关键问题，愿意作出坦率的答复并愿意与对方就对威胁的看法进行对话。与会国对具体的军事意图和计划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它们的基本原理受到检验和质疑并联系有关的事实作了比较。与会者们就所有军事政策问题的作了一次实事求是的对话，一次极为公开的对话。

因此这次专题讨论会对揭示军事政策的目标和意图，纠正错误的认识并使充足的防御究竟需要多少军队和配置明朗化作出了一次重要的贡献。

根据中立和不结盟代表团的建议，对确定防御的标准作了一次讨论。尽管没有得出结论，但它显示出未来应当加强注意的一个领域，因为它影响到对未来裁军谈判的理论方面的思考。在这方面从各方的发言中产生了在全球范围内都应适用的重要的趋于一致的看法和共识。其中包括：防止战争是一切军事战略和安全政策的最重要考虑的原则；对今天只能允许防御性的安全概念和军事理论的认识；需要使防御概念和理论与处于战备状态的潜力和实践中所采用的作战原则保持一致；需要充分考虑确保军备控制问题和防务需要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各种军备控制领域之间相互关系；最后，承认其他国家基于以往、老的军队结构和作战原则提出的考虑常常完全是合理的。

若干国家首次在公开场合下谈论和解释它们国家的军事理论从而表明它们愿意将这些理论提供别人分析。这种公开性的对话证明，必须首先做出单方面的调整才能实现正式改变军队态势的合作努力。只要公开宣布的防务政策和实际作战能力存在着重大差距，这种改变就不会是不可逆转的。

但是，在对抗看来军队是一种实力的表示并代表了一种可能的威胁，尤其是防御性的军事政策声明与超过合理安全需要的军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时尤其是这样。

国家或盟国军队的防御性质并不仅靠政治宣言。单有政治宣言声称不侵略和保证不使用武力不足为安全和稳定提供保障。防御性必须有军事战略思想的防御方向作基础。它应影响到军队的作战、战略和军事--甚至是技术--水平。

除非防御意图在物质方面得到兑现，否则就不可能取得进一步大幅度裁减军备和军队所需要的建立信任和加强稳定的效果。战略和军事理论的防御性仍然是由军队的规模、部署、结构、后勤和训练决定的。因此防御政策的词藻与军队的实际结构和使用的概念之间不能有差距。

在这方面，关于安全概念和军事理论的讨论在建立信任过程中具有无可争议的地位。应当利用这一对话促进欧洲安全合作结构的体制。安全合作的一个关键内容就是确保军队发挥严格的防御作用。创造这样一种公正、持久和稳定的和平秩序的根本前提不能仅局限在欧洲。在全球范围的不平衡威胁到破坏区域稳定而区域范围的不平衡又会破坏全球稳定的这样一个世界里，这一义务完全适用于全球多边责任领域。

为了就所有有关的防御发展方向及安全合作结构的标准形成共同的认识还要作很大的努力，这样才能确保在全世界所有地区防止战争和恫吓，保证使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不会考虑将军事侵略作为一种选择手段并寄希望于取得这方面的成功，这样才能为一个军队只是为了各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而存在的世界奠定基础。

这是裁军谈判会议能够也必须为此作出贡献的一项多边义务和任务。面临的任任务更复杂了，但完成任务的前景有了很大的改善。裁军谈判会议今年一开幕就面临着一次无与伦比的机会，即以当前为实现民主和多元化而进行变革为基础的缓和气氛转化为就会议优先问题达成具体协议，这样就可以促进和保障正在进行的过渡。

我们在欧洲和全世界许多其他地区正在目睹的这一由对抗转向协商解决问题的过渡使裁军谈判会议有义务必须放弃自身的矛盾，以便使协商一致办法居主导地位。重新恢复关于安全政策、军事战略和理论比较性会谈给予我们相当大的帮助。本会议应当利用这些会谈的结果并且不失时机的对双边和区域谈判中取得的进展和成就加以适当的补充，特别是通过对会议所肩负的主要项目的解决和取得进展作出贡献。

主席：我感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的发言。今天登记的发言者名单到此为止。还有哪位成员愿意发言？似乎没有了。正如今天早些时候商定的，我现在宣布全会休会并在几分钟之后召开一次本会议的非正式会议，审议正在进行的关于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职权范围的协商情况。

会议于上午11时零5分休会并于12时15分复会。

主席：裁军谈判会议第535次全体会议现在复会。

如早些时候宣布的，现在我们开始就题为“重新设立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的决定草案”的CD/W.380号工作文件作出决定。这份文件正在散发。今天我所提出的案文是经过长期协商的结果，我希望它能得到你们的批准。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就认为通过了这一决定草案。

就这样决定了。

主席：现在我们来谈特设委员会主席的任命。诸位可能记得，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在1989年会议提交本会议的报告中建议任命瑞典大使卡尔·芒努斯·许尔特纽斯为1990年会议的主席。鉴于委员会刚重新设立，我打算现在正式确认这一建议，任命许尔特纽斯大使为特设委员会主席。

就这样决定了。

主席：我愿对许尔特纽斯大使的任命表示我个人以及本会议的祝贺。我确信他的外交才能、对这一专题的了解和谈判技巧将使他在特设委员会工作的决定性阶段对其进行卓越的指导。我预祝许尔特纽斯大使在他所肩负的重要责任方面取得成功。

我注意到尊敬的墨西哥代表请求发言。

马林·傅什先生(墨西哥)：21国集团对刚刚通过的任命瑞典的许尔特纽斯大使担任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主席的决定感到极为高兴。我们21国集团中凡与他一道工作过的人都了解他的才干和为人，我们坚信在委员会工作的这一重要阶段他将能圆满完成赋予我们的工作。

我愿代表21国集团在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重新设立之后作以下发言。

1990年2月6日21国集团针对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问题曾作过一次发言。它阐明了它对应当列入职权范围的各个要点的立场，即时间因素，取消对最后起草的限制和应提及禁止使用。

21国集团对本会议刚通过的职权范围中加进了这前两个内容表示欢迎。然而，21国集团深感遗憾的是会议未能将提及禁止使用列入。

21国集团加入了关于委员会职权范围的一致意见，以便保证迅速恢复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的重要工作。我们仍然认为目前的职权范围未能具体明确这职权范围包括禁止使用。这一内容对本集团以及对本会议的绝大多数其他成员国都是最重要的。

苏伊卡先生(波兰)：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将有机会欢迎最近参加裁军谈判会议工作的新同事。因此，我愿只表示我个人对于你就任主席感到满意。我的记忆中仍保持着你和我首次分配到这一机构工作以来我们密切接触和合作产生的非常愉快的印象。我还要就任命许尔特纽斯大使为1990年会议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的主席向他表示衷心的祝贺，并向他保证，在他致力于完成他的极为重要的工作时我将给予全面的合作。

我作为项目协调员，愿代表本集团愿就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的重新设立作如下发言，并请将其记录在案。本集团欢迎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的重新设立并希望和坚信，在新的主席的领导下，将继续进行紧张的谈判以期早日缔结化学武器公约。我愿再次就莫雷尔大使在上届会议上干练和创造性地指导委员会工作向他表示祝贺。我们刚刚通过了特设委员会新的职权范围，我们对新的职权范围中删去了“但不进行最后起草”一句特别感到满意。本集团认为，这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改进，它使我们能够进入关于全面禁止化学武器谈判的决定性阶段，从而满足国际社会在《巴黎会议最后宣言》以及在堪培拉举行的政府和企业界会议和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上一致通过的两项决议中所明确表达的早日最后制定公约的愿望。

本集团支持按照21国集团建议的内容对职权作更深刻的修改。我们特别重视将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提法列入，以与未来公约的范围和大会44/115A和B号决议以及《巴黎会议最后宣言》中所使用的措词相一致。但是，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工作是立即就公约开始有效地工作。这正是我们加入接受现有形式职权的一致意见的原因，无论如何它是一个极好的重要改进。我们愿对主席你为使我们达成这一妥协而作出积极努力表示感谢。然而，我们确实希望化学武器谈判的进程能使我们在这届会议

上有机会处理进一步修改职权范围的问题。

主席：我感谢波兰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的友好的讲话。现在我请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发言。

莱多格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愿和其他发言者一道对任命许尔特纽斯大使为化学武器设委员会主席向他表示祝贺。今年由于我们加速了关于化学武器公约的工作，他和他的干练的代表团将面临着巨大的任务。

首先我愿意谈一谈对最后起草的保留意见。为支持布什总统关于化学武器的倡议和他本人对早日缔结化学武器公约所作的承诺，美国加入了接受修改特设委员会职权范围的协商一致意见，放弃了“但不进行最后起草”这一片语。但是，我必须指出，这种放弃告诫的修改丝毫不会改变美国就遗留下的实质性问题进行全面辩论的要求。因此我愿作一澄清，去掉不作最后起草的告诫并不意味着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化学武器谈判的最后阶段。美国认为，在到达最后起草的阶段之前还有相当多的工作要做。依照我们的理解，只有解决了谈判中的实质性问题之后最后起草才能开始。说过上述这些话之后，我愿强调美国和美国代表团准备协助解决这些遗留下来的问题。

关于在职权中写入“使用”一词的问题，我愿意谈一谈下列看法。众所周知，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禁止使用化学武器，但是许多国家，其中包括参加本会议的许多国家持以下保留态度：持保留立场的国家为了对其或其盟国遭受化学武器的攻击作出反应而有权使用化学武器。根本的一点是，只要美国拥有化学武器，它就保留对美国或其军队的化学武器攻击进行以牙还牙报复的权利。因此我们希望在向一项全面禁止化学武器的体制过渡期间保留这一出于安全考虑的选择。此外，美国认为在化学武器职权范围内专门挑出或强调某些领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草案案文中还规定各方将不获取化学武器，不保留化学武器，不转移它们，不协助、鼓励或引诱任何人从事任何违禁的活动，我们并没有把所有这些禁止全都列入特委会职权范围内。

有人问我为什么两天前我在这个机构内散发了苏美两国达成的公报，其中专门提到“使用”这一词。我认为这里的信息是非常清楚的。当我们作为公约的目标谈使用的时候，我们无疑支持自己案文中的用语和对它所作的修改，但当“使用”一词被用作其他目的的挡箭牌时，我们将仍旧反对将它挑出来加以特殊的注意。

侯志通先生(中国)：主席先生，今天我们高兴地看到，在你干练的主持下，通过认真、建设性的磋商，消除了在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职权范围问题上的一些分歧，从而促成了特设委员会的成立，并使之得以尽快开始工作，这一直是中国代表团所希望的。为此，我向你和全会表示庆贺。在短短的十天内，我们裁军谈判会议接连取得一个又一个积极成果，为今后实质性谈判的顺利进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我们要感谢主席卓有成效的领导。同时要感谢21国集团以及各方表现出的合作精神和积极贡献。

我愿借此机会，再次向1989年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主席，尊敬的法国大使莫雷尔先生致谢，对他及5个工作组主席所作的杰出的工作和积极成果表示赞赏。我热烈祝贺尊敬的瑞典大使许尔特纽斯先生荣任今年特设委员会的主席并相信他的丰富的经验和外交才干必将有助于特设委员会取得新的成果。在此，我愿向他表示，中国代表团将与他及特设委员会进行充分的合作。

现在，我们高兴地看到新的职权范围已有了一些重要的改进，删除了“但不进行最后起草”的规定，采用了巴黎会议《最后宣言》中“早日”的积极提法。对此，我们应给予积极的评价。与此同时，我们与21国集团一样，对在职权范围中本应列入“禁止使用”这一主要内容问题仍未达成协商一致表示遗憾。中国代表团关于在未来的全面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中应该包括不使用化学武器的原则立场不变。早在八十年代初，各方对公约应包括“禁止使用”问题已达成一致，并反映在“滚动案文”之中。我们希望这一协议也能体现在新的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的工作中。我们再次表示希望，各成员国之间的建设性磋商和积极合作精神将推动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和整个裁军谈判会议的谈判取得新的进展。

里斯先生(澳大利亚)：西方国家集团欢迎按照新的职权范围重新设立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我们认为，它将使谈判全速进行。我们注意到各代表团之间在职权范围上仍有一些分歧。这些分歧总是可以在特设委员会的工作中得到进一步解决的。

我们愿对许尔特纽斯大使被任命为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主席表示祝贺。我们十分熟悉他的品质，并且认为他是接替莫雷尔大使的最恰当的人选。我向他保证，西方国家集团期待着与他进行最密切的合作，在接近完成化学武器公约的关键一年中加速谈判。

主席：刚才我们听取了关于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职权范围的发言。我相信，所提出的观点将会成为各代表团协商的议题。现在我请瑞典代表发言。

许尔特纽斯先生(瑞典)：主席先生我愿借此机会向你表示感谢，感谢你的友好讲话，并感谢所有同事就任命我为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主席所表示的良好祝愿。我对给予我国、我国代表团和我本人的信任表示感激。我非常了解这一任务所带来的巨大责任，我向你们保证我将竭尽全力履行这一职责。

由于各代表团和特委会前各位主席所作的贡献，缔结公约已为期不远、我愿特别赞扬我的前任莫雷尔大使，他以非常活跃和熟练的方式领导了特设委员会的工作，他体现了《巴黎宣言》的文字和精神并使我们作出了成倍的努力。我们在一系列问题已经取得了相当的进展，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莫雷尔大使和各工作组主席所作的不懈的努力。

我满意地注意到在我们谈判的职权范围上所取得的进展以及越来越多的非成员国参加谈判。

与裁军谈判会议的谈判并行发展的是其他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联合国再次敦促我们加紧化学武器公约的谈判，以期早日详细制定出公约。在巴黎和堪培拉举行了关于化学武器的重要会议，两大主要军事强国也在化学武器裁军领域进行了建设性的双边谈判。

这一势头仍在扩大。但我们还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政治突破，但我希望不久的将来

来它将会出现。现在案文中的几乎所有内容都摆在桌面上。目前主要的问题，但不是唯一的问题，就是作出必要的政治决定以便走向我们工作的最后阶段。因此我是抱着对我们当前的机会所具有的信心担任主席的。

在结束这一简短的发言之前，我愿对今天和以前我与其他同事们就筹备这一任务进行协商时许多人所表达的合作和支持的保证表示诚挚的感谢。委员会在通过闭会期间的工作报告之后将立即开始工作。按照目前的计划，特设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将于2月21日星期三下午3时举行。

主席：我感谢瑞典代表的发言。还有其他成员要发言吗？似乎没有了。

我愿重提一下，正如我在上星期二的全体会议上表明的，我打算在2月20日星期二的全体会议上提出CD/961号文件所载的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案文供本会议通过。我还愿意向你们报告，我正在就按照议程项目5“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重新设立特设委员会的问题进行积极的磋商，我希望能不久宣布，由于所有成员的合作，已就这一问题达成了协议。

今天的各项议程已完成。现在我打算宣布全体会议休会。裁军谈判会议的下次全体会议将于2月20日星期二上午十时举行。

会议下午12时45分散会。

X X X X X